

仰望雪山

■杜文娟

队到阿里最边远的哨卡什布奇巡逻,断粮后靠吃酸杏野菜充饥,坚持完成巡逻执勤和宣传任务。1973年6月,阿里军分区扎西岗边防连文书、共产党员夏锋宝,在协助测绘人员过狮泉河时看到一名新战士被激流卷走,他跳入河中为战友而牺牲。普兰一位巡逻兵从马背上摔到河里,马蹄踩在身上,危急之下,战友拼命掀翻烈马救出巡逻兵。1998年11月,什布奇边防连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婚礼,新郎是连长孙耀林,新娘是魏春祥。阿里军分区装备部的鲁忠辉在高原当兵20多年,眼睛患了红眼病,他到内地出差或回兰州探亲,眼睛不治而愈,医生说,这是高原病的一种。人武部一位干部每次进出阿里都先写一张纸条装进口袋,把要办的事,要交代的话全写在上面,安全归来后再把纸条烧掉。

二

八月的一个正午,一阵冰雹刚过就飘起了雪花,我不得不快速离开哨所。一位哨兵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您。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笑着说,快19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红柳以外的树。寂寞心烦的时候,他就跑到蔬菜大棚里,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看看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烦恼就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大棚。他继续说,阿姨,您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也是我两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话,今天您跟我说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您。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着难忍的疼痛。

一个暖风习习的清晨,我独自在布达拉宫广场漫步,暖阳照耀着红白相间的布达拉宫,古老的左旋柳婆娑迷离,缤纷的玫瑰摇曳生辉,蝶飞蜂舞,轻歌曼妙。

两位执勤的军人从我身旁走过。一位奶奶捧着蹒跚学步的孙子说:叫叔叔,问解放军叔叔好!祖孙俩向鸽子飞翔的方向走去,笑声渐行渐远,执勤的军人也已走向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那边。

我站在那里遐想,如果世界一片祥和,还需要军人巡逻吗?还需要军人驻守边疆吗?我们渴望和平,和平却来之不易。我们享受繁荣,却终得有人默默奉献。

一位军官对我说,边防官兵头顶悬着六把钢刀:暴风雨、泥石流、雪崩、滑坡、洪水、缺氧。也许,他只说对一半。

在一个只有男厕没有女厕的边防连,一位连长说他家属住在“女人村”。边疆稳定,军人功不可没,家属牺牲也很大,军功章里有男人一半,也有女人一半。

这个“女人村”在千里之外的新疆叶城。丈夫在喀喇昆仑山、阿里高原、帕米尔高原无人区的雪域边关守防,由于高寒缺氧,不适宜人居,妻子随军到雪山脚下却不能随队,这就是奇特的“随军不随队”。久而久之,人们把军嫂聚居的部队家属区称为“女人村”。大部分军嫂没有走过新藏线,没有到过雪域边陲的哨所,但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仰望着喀喇昆仑,想象着雪山那边的山水风物,思念着高原上的丈夫。

“女人村”的每一位军嫂都令人动容。有一位花甲老人,几乎是这里最年长的军嫂。哪家的孩子要上学了,她帮助联系学校;哪家的孩子闹肚子,她帮着照着孩子;军嫂之间闹别扭,她帮助调解。军嫂们把她当作知心大姐、暖心阿姨。入住“女人村”的军嫂越多,老人越欢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军嫂换了一波又一波。

老人总是热情相送,每送走一位军嫂,她就到叶城烈士陵园去一次,坐在丈夫墓前大哭一场,一边哭一边念叨:你为什么死那么早,为什么不带走我,30多年了,那么多女人都走了,都被自己的男人带走了,唯独没有人带走我。我想家,想回内地老家,可又不能丢下你不管。

老人从烈士陵园回到“女人村”后,依旧忙前忙后,笑容满面地关照着军嫂们的生活,继续送走一位又一位军嫂。现在,她的一个儿子也到了边防连队,继承父业,守卫边防。

随着对雪域边陲的逐渐了解,我越来越认识到只要身处边疆,都是奉献。边防军人是奉献,架桥修路的战士是奉献,汽车兵是奉献,援藏者是奉献,小商小贩是奉献,土生土长的边民更是奉献。

三

日土县北部与新疆接壤,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贯穿全境,属于边境县。在日土县民兵训练基地我见证了一个传说,培养一个会说汉语的牧民群众跟上大学一样困难。

誓言伴我冲锋

■江超

人周旋。一天,我在突围的路上正准备和掩护自己的农会干部进入一个村子,身后突然传来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奔跑中,我们被一堵两米多高的土墙拦在死胡同里,农会干部边催我翻墙边向鬼子开枪。我一个纵身翻越过去,脚没落地就听到枪声大作,土墙被打得直冒烟。鬼子转了几圈就走了。我回到墙边,发现那位农会干部躺在地上,身旁流着一摊血。他的腿被打断了。我心里很难受,暗下决心,跟着共产党,当好八路军,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2年5月20日下午,已经转入独立团任武工队长的荆致平和另一位党员王仁先找到我,要介绍我加入党组织并让我填写一份红色油印的《入党志愿书》。当时我只有14岁,成为团里最年轻的预备党员。

这一年夏天,部队继续在反“扫荡”中与鬼子周旋。我按领导要求和部队分开进入隐蔽状态,走到大泽山脚下老家的村子旁,恰巧与突围的荆致平相

遇,他跟着我躲进村头一所早已停课的小学校里。他迅速察看了周围的地形后决定不走了,就在教室里挖地道隐蔽。夜色中,我们找来几样工具,说干就干。他负责掘进,我负责把土运到院墙下。这一干不要紧,我们居然停不下来了。他说在和部队取得联系之前,我们就挖地道,即使哪天我们走了,也可以给乡亲们留一个藏身之处。我和村里的地下党员崔大叔取得联系,他偷偷组织堡垒户给我们送水和吃的。一个月后,我们挖了一个足有20平方米的地窖。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又挖了100多米通往村外的通道。

与部队会合以后,荆致平把我带到了武工队。他可能觉得我是个小孩子,随武工队秘密行动能起到掩护作用。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我的猜测。那天深夜,荆致平骑着自行车带我摸进平西县城。第二天,我和荆致平像父子俩一样四处转悠,摸清了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两个中队的伪军,便在夜半时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那年夏季,我穿着加厚毛衣,在戈壁小城狮泉河镇遇到一位战士。他深情地对我说,如果不是为了祖国安宁和边防稳定,就是地上铺满黄金,顿顿山珍海味,他也不愿意留在这里。但代代相传的“老西藏精神”教育、感动了他,激励他缺氧不缺精神。

朝西北望是喀喇昆仑山,南边是喜马拉雅山,北边则是冈底斯山,这里成年累月被雪山环抱,感觉那雪线高得连雄鹰都难飞过去。这里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生活环境固然艰苦,但边防总得有人守,苦总得有人吃。雪域边疆是一种高度,更是一种境界。边防军人在环境恶劣的高寒极地,顽强地坚守边关,把艰苦品出了甘甜,把单调汇成多彩。他们甜中有苦,苦中有甜,甘愿一人辛苦万家甜。

一

一位常年翻越喀喇昆仑山的汽车兵,一次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一个边防站点运送物资,途中遇到雪崩差点被埋葬。还有一次在荒野,车坏了,他只能从高原湖泊里捞鱼充饥,几天后终于等来战友营救。

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兵到很远的哨所送物资,赶上大雪封山阻隔了归期。他妻子领着3岁的女儿来高原探亲,在路上颠簸的半个月里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赶到丈夫连队的时候,女儿却因患高原病离世了。妻子把女儿放在丈夫床上,把从老家带来的早烟叶子放在女儿旁边,语无伦次地对女儿说:自从你出生,很少见到爸爸,这一次,就让爸爸好好看看你吧。

战士们都流泪了,对她说:嫂子,我们没有什么能报答您,请接受我们的敬礼!老兵回到连队后把女儿葬在雪莲花盛开的地方。从此以后,老兵常去的地方是连队旁边的高地,那里没有绿草,没有青草,只有洁白的积雪和雪莲花。

汽车兵常年为边防连队送物资,带书信,是边防连队的报喜鸟,自然比哨所的战士见多识广,听来的故事也丰富,我继续向我讲述:1963年夏,一支骑兵巡逻

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1944年8月11日,在山东敌占区平西县白家村一个隐蔽的草垛掩护下,4名八路军武工队队员经过秘密宣誓,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当年,我刚满16岁。

1940年,经共产党员荆致平推荐,我进入胶东特委创办的胶东公学读初中。当时正赶上日寇频繁“扫荡”,在一次随部队突围中,我被鬼子的流弹擦伤眉骨,鲜血涌出,吓得许多同学说不出话来,我却无所畏惧,安慰他们说:“作为军人,在战场上负伤是一件光荣的事。”荆致平见我像个小小大人,便趁势给我讲了很多朴素的革命道理,使我懂得八路军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就是带领八路军,消灭一切法西斯。

1942年3月,学校在动荡中安排我们提前毕业,14岁的我被分配到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独立团。我虽然是个“娃娃兵”,但也是经过专门培训的“高学历”宣教干部。不让上前线跟鬼子拼刺刀,就在敌占区写标语、撒传单、编写抗日教材……

由于敌人频繁进行拉网式“扫荡”,部队化整为零,在马石山一带与敌



风清峻骨(中国画)

林立中作



无名英雄

■周宗飞

为保守秘密,你隐名埋姓
为不连累亲人,你断绝书信往来
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命只对信仰负责

你留下的履历简简单单——
姓名:蔡成
职务: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
职责:无线电密码破译
原名、出生地、家庭情况:不详
有无遗嘱:无

你原本可以在重病时留下遗嘱
让子孙和战友不再苦苦寻找
可你把信仰当成生命归宿
至死都把身世和名利深埋在
甘肃岷县的黄土高坡

当我走进你的纪念馆
看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
仰视着你昂首挺胸的塑像
多么希望你能复活片刻
和我一起分享新时代的
给我上一堂关于生命和信仰的党课

光荣的名字

■李亮

这是一面旗帜
一面由赤胆、忠心和热血织成的旗帜
无论是炮火封锁前进道路的桥头堡
还是硝烟弥漫短兵相接的战场
无论是荒凉孤寂的大漠戈壁
还是海天一色的孤礁海岛
无论是拍天的洪水威胁的长江大坝
还是肆虐的疫情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
哪里危险旗帜就插向哪里
哪里就有鲜血、汗水和歌声
奏响胜利的乐章

旗帜,长城,铁路
只因这是人民的武装
只因党指挥枪
只因人民军队忠诚于党
因而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而铁锤镰刀的光芒
活跃在人民军队的血液里
永远指引前进的方向

在西和会议纪念馆
我无意间看到了爷爷的名字
看到了桦树,刘集以及
石峡党支部的名称
还有青崖梁游击队的简介

在那份党员统计表中
清楚地写着爷爷的名字,入党时间和
入党介绍人
以及家庭住址
我一遍遍地翻看,一遍遍地
隔着玻璃橱窗触摸

我站在那里留影久久不愿离去
我激动得流下泪来
在心里默念爷爷的名字
每念一遍,我能感觉到他的身影
每念一遍,我的内心释然一次
每念一遍,大地之上落满
开花的寂静

一颗不屈的头颅

■张庆和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仰望陈翰章的照片,仿若在仰望一座高山,巍峨地屹立在中华大地。这是一种高度。拥有了这高度,远眺,四海风云尽收眼底;俯瞰,大好河山尽收胸怀。正是这高度,使陈翰章将军怀天下因而钟情华夏,哀民疾因而立誓革命。他是一位智勇胜敌和无畏献身的先驱,是照亮黑暗角落的火把,是激励前行者冲锋的号角。

仰望这幅照片,如同捧读一段血与火的历史。1940年2月,抗联英雄杨靖宇将军牺牲了。慢道抗联后继,有我在!时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的陈翰章将军,独撑第一路军大旗,伏击讨伐队,夜袭敌哨卡,在白山黑水间与侵略者展开坚决的斗争,谱写了抗联战士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又一曲壮烈悲歌。

战斗到1940年12月初,面对敌人梳头般般的冬季“扫荡”,由陈翰章将军率领的一支60人的小分队,最后只剩下16人。这是革命的火种!保住这火种就保住了希望,保住了未来,保住了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陈翰章带领这支队伍昼伏夜出,艰难跋涉。雪地上,大家都踩一个脚印,走在最后面的人再把脚印埋上,以防敌人发现追踪。队伍悄无声息地疾速前进,从12月5日到7日,3天时间,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眼看就要突出重围了,孰料这最后的16人中竟出了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偷偷离队向附近的敌人投降告密去了。投敌者虽然只有一人,却抵过了一直围堵他们的千余日伪军。由于敌人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计划,立即增调大批人马,对陈翰章带领的抗联队伍进行三面合围。

那是杨靖宇将军牺牲9个月之后的1940年12月8日,陈翰章带领仅存的15



长征

第5157期